

西  
藏



西

藏

西藏書目

張辛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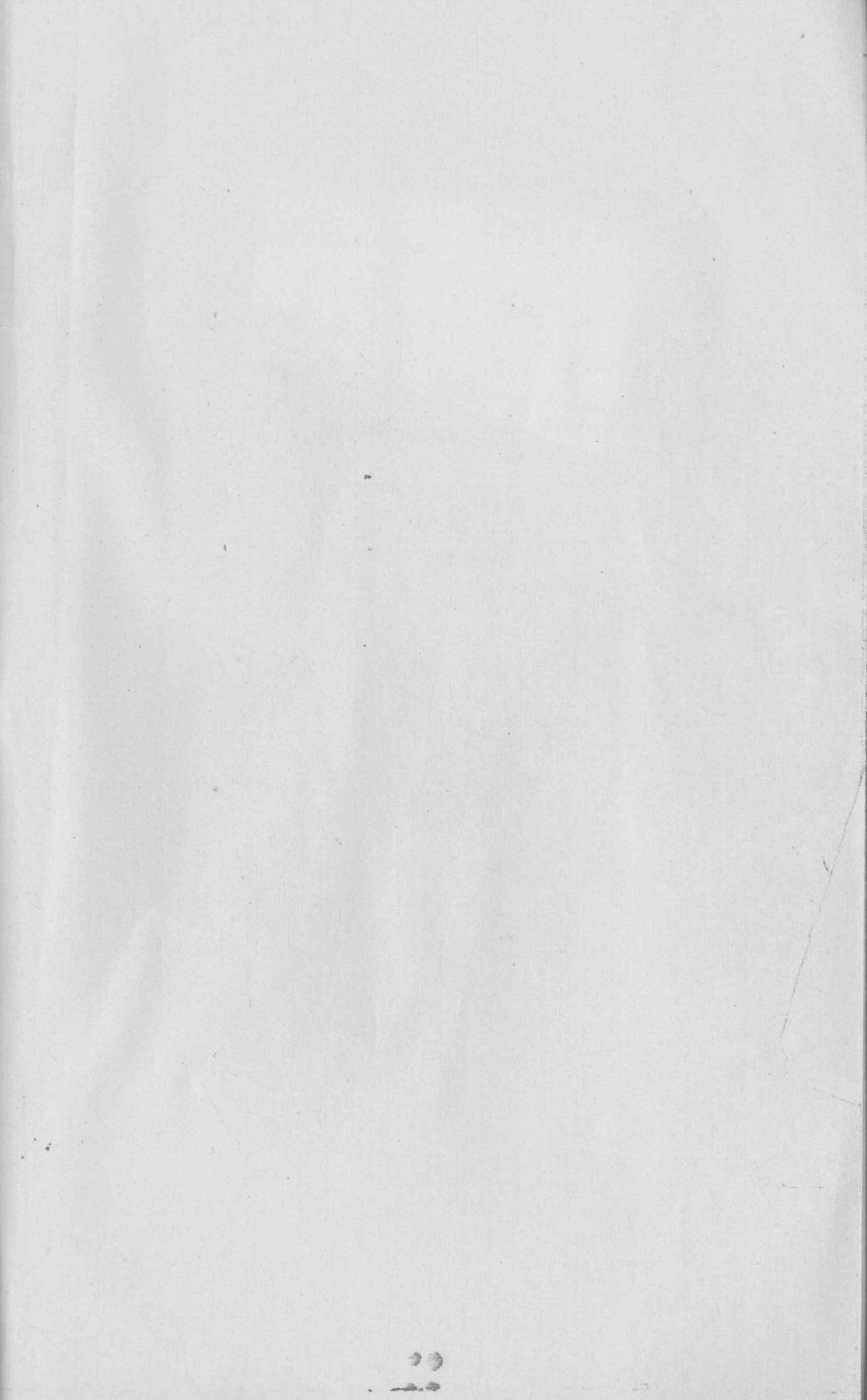
典雅

李安陸

斯文黑廷

西藏之喇嘛教  
西藏人之生活  
西藏風俗記  
西藏旅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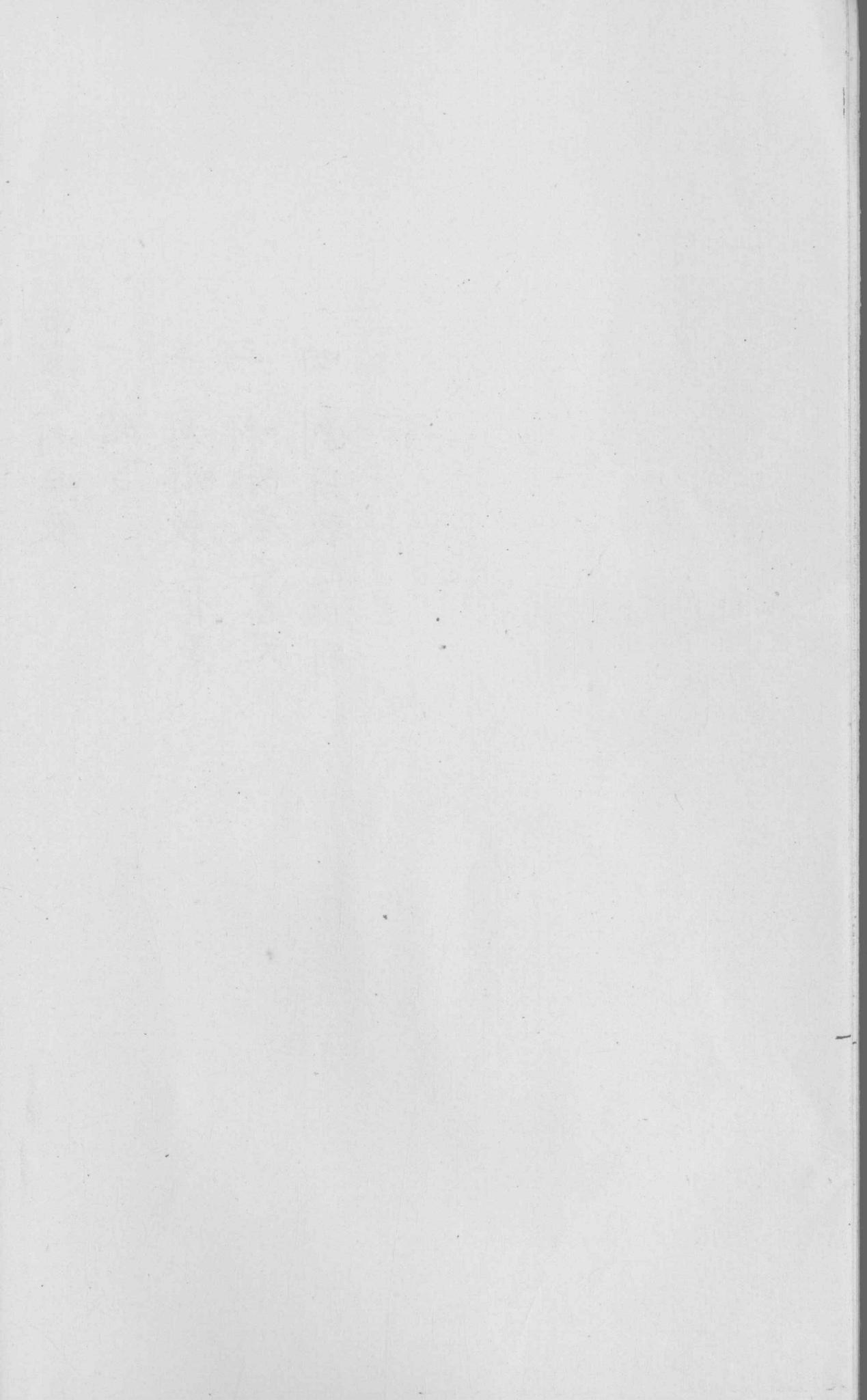
西藏之喇嘛教



西藏之喇嘛教

一 緒言

- 二 喇嘛教之背景
- 三 喇嘛教之歷史
- 四 喇嘛教之派別



# 西藏之喇嘛教

張辛南

## 一 緒言

喇嘛教之在西藏，實為政教之總匯；與歐洲中世紀之基督教相似之點甚多，故欲明瞭西藏之文化、政治，及人民之生活狀況，非對喇嘛教有一種詳確之解剖不可；自清廷失政，改建民國以來，內亂頻仍不遑邊政，西藏幾淪於英人掌權，國人若再不思以挽救之，東北殘禍，即將不久再見於西藏，不分共管，亦將因之以形成。言念及此，不寒而慄，鄙人草此文，實欲說明喇嘛教在西藏之特殊地位，以冀引起國人之研究及注意，作者淺陋，不知能達此目的否耶？

## 二 喇嘛教之背景

夫所謂喇嘛教者，乃指印僧蓮花生入藏後所創之紅教及宗喀巴所創之黃教及其各宗派而言。在西藏之喇嘛教未形成以前，西藏固有之宗教—黑教（或稱巴恩教）及印度中國兩國之交通俱為造成喇嘛教之原動力。茲將黑教及中國印度之影響於喇嘛教者分述於左：

a. 黑教 黑教相傳以秀拉白為教祖，其可信仰之神為撒加共馬。其僧侶多戴黑帽，祈禱占卜，崇拜鬼怪，神秘色彩甚重。此派又分為唵白唵黑二派；黑教特點在其信奉之撒加共馬神，為世襲相傳，一家男女，俱為神族，黑教人民，頗為信仰。喇嘛教之帶神秘色彩，受黑教之影響甚巨，將維吾氏以黑教（即巴恩教）和秘密大乘佛教為紅教之成因，即此意也。

。（按松贊王相當我國隋朝開皇時即西曆六百五十年左右）前此雖有紀載，然信淺貌難質信微。松贊弱冠嗣位，驍勇好戰，隣多賓服；後侵中國，唐太宗為綏撫計，與之言和，妻以文成公主。（近人西康桑博渣先生撰藏王松贊幹布迎娶文成公主記記載此事甚詳，登於新亞細亞第二卷第五期康藏專號。）公主信佛，帶佛像經卷往西藏。後遣十六人留學印度，中有名三善陀者聰敏好學，學成歸國後，乃參酌梵文，製成藏文，後從事於繙譯佛經，其所譯甚為精當，偉為佛經之模範，佛教亦因之得放光明於西藏。

松贊立傳至已栗雙提贊王，英明有雄略，唐玄宗時入

寇四川，雲南以達長安。唐肅宗時妻以金城公主，生子即  
Tiror Detrom 王，為松贊後振興佛教之第一人。

中國唐代之文成及金城二公主均以嗜好佛法之故，贊  
翊其王，振興西藏之佛教。嗣後印度名僧踵至，蓮華生於  
西曆八百五十年時，由印入藏，乃建紅教，紅教實由文成  
金城二公主促成之也。

○印度 松贊王派遣學生赴印度留學，歸國後，  
印度經典之遂釋為藏文及其思想之輸入于西藏者甚多，又  
加以藏王之竭力提倡，故蓮華生所建之紅教，實應運而生  
者。故印僧來西藏傳播佛教，實為喇嘛教成立之主因。

### 三 喇嘛教之畧史

西藏固有之黑教及中國唐代之文成金城二公主對於喇

喇嘛教之創建，均有極大之影響，前已言之。在此時期中，佛教在西藏放極大之光明，在西藏文化史上亦佔最光榮之一頁，故此時期可稱為喇嘛教發達之第一時期。

新舊教之互相傾軋，在喇嘛教發達之第一期中之重要工作：(1)由中國輸佛經佛像於西藏，(2)建築宮殿於拉薩以奉佛像，(3)派遣留學生赴印度研究經典並巡遊聖地以吸取佛教之神髓，(4)留學生歸國後，根據梵文製成藏文，以繙譯經典。在此第一期中，喇嘛教之根基已樹，此因與西藏故有之宗教互相衝突，以致此後一百年中進步極遲。

西藏原有之教崇尚些鬼，誦讀咒文，在西藏為一最普遍之宗教。佛教傳入西藏，以其精深之教義，靜慎溫和之態度，而微而顯，一躍而得國民之信仰。舊教因而抗衡，

然大勢已趣，亦無可如何也。厥後佛教對於幽鬼信奉之舊教一變其抵抗之態度而同化之。故嚴格言之，喇嘛教非純粹的佛教，乃於混合印度教之上，更加西藏故有之幽鬼信奉之宗教而成者。此時期佛教在西藏雖無若何之發展，然因其與舊教傾軋之結果，而產生混合式之喇嘛教，在佛教諸派中，別開生面，亦不得謂為毫無進展也。

即達磨王之毀寺焚經，西曆八百九十九年間，西藏王弑其兄即達磨而自立。即達磨對於喇嘛教惡感最深，欲一網打盡三年間毀壞殿堂寺院，燒棄經典甚多，喇嘛怨望甚深，乘機暗殺。此時期為喇嘛教之厄運。

喇嘛之驕奢及元朝掌尚喇嘛之惡果，即達磨後百餘年間，僧侶之數大增，資財亦富，因而寺院之建築亦增多。

僧侶有勢而尚資，逐漸習於奢靡，其勇武慳斂之習，已轉而為遊惰，其謹守教律之道德，已蕩然無存。喇嘛教之信用，遂掃地殆盡矣。

西藏內部之喇嘛，既由奢靡而淪於衰頹，而元代諸帝之崇尚喇嘛，每使喇嘛專橫自恣而自憚其聲價，元世祖忽必烈繼承廣大之領土，并吞併中國歐洲等地。世祖欲利用喇嘛教以統轄其複雜之人民，發思巴者薩思加哇之侄，自其世祖以法佐國王，稱雄於世，發思巴年十六謁忽必烈，以忽必烈即位之元年為國師，旋受命製蒙古新字，封為大寶法王，賜玉印。由是喇嘛教遂一躍而得蒙古中國大部份人民之信仰。其後元朝諸帝對於喇嘛均甚信仰。順帝極為愚暗，西藏僧遂其所為。其時有毛魯怙木兜者勸西藏僧在

帝前行運氣之術，號演揲兜，（即大歡喜之意）以西藏僧伽璘真達此秘法，遂封為帝師，曰事滻樂。順帝任僧侶為司徒；司徒，帝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名曰供養。伽璘真更勸順帝受秘密大喜樂禪定，廣集女子為淫戲，帝之諸弟大臣皆在前狎，男女裸處，呼其處曰吐即兀該。是喇僧尊達之事實也。元史稱世祖時，宋諸帝室室陵，及大臣墳墓之在錢塘紹興者悉為江南釋教總紀嘉木揚喇勒智所發掘，此喇嘛僧盜墓之事實也。他如殺人，受賄，攘奪人民財物，私耗人民不輸公賦等罪惡不勝枚舉；元代崇尚佛教，其流弊之大，有史以來，未曾睹也。

宗喀巴之崛起及其宗教革命，西藏內部喇嘛之腐敗既如此，喇嘛之仕於元朝者其荒謬又如彼。宗教革命實為救

濟喇嘛教之唯一良方，宗喀巴即此運動中之主將也。

宗喀巴生於西曆一千四百十七年（明永樂十五年）生于甘肅省之西寧府，目睹紅教之腐敗，乃思而改革之，宗喀巴之前有阿其撒者，著樹事新之懺，嗣以經年漸久，僧侶風紀，次第衰頽，與阿其撒之想望相遠，宗喀巴乃召集僧侶之熱心者，訓以應守二百三十五戒，使僧侶宿寄寺院，嚴其戒條；僧侶外出，只得攜帶托鉢碗與杖檣用物，及印度托鉢僧所用之附屬品。並禁止蓄妻，新設宗教儀式，衣帽改為黃色，以喚起信徒之匡意，宗喀巴所創之黃教遂壓倒紅衣喇嘛而代之矣。

達賴，班禪之宗教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宗喀巴於十七歲時，至西藏之拉薩，於一千四百零九年頃建甘丹寺，